

175
126
3

近思錄攔外書

中



進思錄外書中帙

卷三致知類

伊川條

雖使中時中去聲非中庸之時中

答門人條

求而後得謂思索師言而得其旨終異謂竟不歸於同

答橫渠條

致良知至於實際明睿自發無復意偏言窒之患餘姚數言之

一齋居士



學原條

學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天之所與我者便是  
致良知即是學原於思

所謂條

心潛一作潛心是

名是名義非實體

問忠條

程門諸子皆篤於行謂行可勉而進而知為難故程  
子專教以知亦先難之意然致知歸於真知則知行  
終非二矣文公主張知先行後之說原本程子而至

於後則亦不免於有弊故文成出唱知行合一以救  
其弊要亦良工苦心各有功於世所歸一也學者所  
須知

除非俗語謂無此外語意與只是相似

然本集作然

是知得是指真知非是非之是

此條就本集校之非固有之也下尚有四十九字是  
躡等也下有十四字然有深淺下亦有九十二字蓋  
為朱呂所削然不如舊文之為盡今復錄存之於此  
非固有之

且如中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

親也堯典

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

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是躡等也  
下曰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然有深淺  
下曰向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  
傍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  
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真知亦如此  
且如贈矣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  
著便有欲嗜贈矣之色野人則不然

凡一條

窮理字出於說卦曰和順于道德以理于義窮理盡

性以至于命据此則窮理須要理于義勿如泰西窮  
理之學

格物間插入窮理字昉於伊川而朱子全用此訓然  
竟不如陽明格正之訓意義俱得學者宜讀傳習錄  
以自得之

本集貫通作該通脫然作恍然  
注意是意味與言句也

又曰條

此條宋本平頭與前條合本義不載此條

思曰

知識指心

非聞見之知

門人條

本集然知識之知作智

問觀條

觀物察己邵子之意亦如此皇極經世書觀物內篇曰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程子語錄此條後又有一條曰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

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愚謂此與前條宜迭相發

又曰條

宋本此條平頭連前條本集亦不載

問如條

施璜虹曰朱子以近思二字名其書正教人不可遠去泛思當以類而推則理易明也

學者條

疑思問百事宜如是不獨在讀書上而已

橫渠條

物怪神姦實有此事而問之也故有諸公所

論及不逾

語諸公蓋指當時諸名公如兩程

邵子者攻是攻擊非攻治

無窮指造化之變

子貢條

朝聞道之聞亦了悟與此同

義理條

還塞還猶復

注恐是後未恐是後來欲添足此數語蓋推朱呂之

意如此傳者誤成重出謂朱門傳者錯認做重複也蓋其認做重複何緣致此誤邪朱呂當時又欲以類

相從移此條於尹問之後因就稿本先添足此數語又姑并錄尹問條意蓋不過二條相次之表識而猶未及繕寫也及後傳者不知其意遽覽之輒疑尹問條之前後重出乃欲削前存後因誤削連及此數語耳泉州本則雖不削心中已下而妄意移二條於卷末是亦謬矣此平巖之意也外注文欠分明耳

學者條

語類問如何是門庭朱子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人為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

時諸經都本可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  
注規發明引此注摸作矩似是

凡解條

改頤欲之欲宋本發明並作與

問莖條

文中子就易理言程子就易書言各有所當也然文  
中子與思無邪之蔽詩同一揆愚有取焉

子在條

張繹字思叔即程門

凡解條

伊川雖惟嚴無假而其待學者則甚寬也其曰解經  
不同無害又曰各自立得門庭何其公平而能容人  
也視之後之為洛學者一言不同一事不合輒斥以  
為異學詬罵不絕於口者可謂霄壤之異矣

初學條

此條係伯子語

入德者大學其門也論孟其堂室也中庸則室之奧  
也

學者條

此條係叔子語

論孟宋本作語王

讀論條

成字句甚生俗語與怎生同甚生氣質言氣質之好

至於不可形容也

論語條

注朱子曰上宋本有圈子

論語孟子條

吳敬菴曰剩餘也猶言多也

又云伯淳條

此條宋本平頭連前條為一

掇作綴似為捷或是綴字訛

念是念書之念

注沾綴沾益也一作添

中庸條

中庸輯畧孟子上有傳字此本蓋闕脫可補

伊川條

劉子澄深愛此序及春秋傳序并之圖說西銘為四

大文字愚竊謂周張姑舍之程家自有四大文字伯

子定性書叔子好學論及兩序是也

遺經尚存止秦焚書而易獨免故遺經尚存秦抗儒



故無傳也

來言必朱子曰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自近此伊川喫力為人處

諸卦條

過是過失之過非過不及之過

問胡條

爻象隨占轉用變化故曰看如何用

易中條

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是反  
復也姤則與復相反賁象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

而文柔无妄象剛自外来而為主於内是往來也咸  
象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恒象剛上而柔下  
是上下也平巖注意如此

程意蓋謂易只是變化生生之道無一定方無一息  
停故三百八十四爻莫非反復往來上下讀者所宜  
著眼

今時條

易只是陰陽而已如兩脚踏牀之不可增減其脚故  
有此譬

游定條

定夫之問伊川宜答而不答直詰責之蓋此詰出於  
定夫之不意即陰陽不測也至此定夫容自愧自激  
或有所待則其所不教以言乃其所以深教之也是  
亦定夫之所不自知即陰陽不測也伊川大賢教人  
之神如是

伊川以易條

書不書言乃說到七分既是十分矣過此以往在後  
人之體究得之耳

伊川條

既備中庸章句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

游夏不能贊一辭史記世家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  
贊一辭文選李善注引史記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  
一辭

詩書條

所謂不如止所謂指太史公自序所載孔子之言索  
著明者也隱云孔子之言見春秋緯

學春條

權之為言止程意謂權字宜以合義時為詮然義字  
自看如何尚可以言語說時則難以言語喻義以上蓋言時也  
凡讀條

注三 張良蕭何韓信即三傑

讀史條

所存猶言所留意

橫渠條

緼宋本作蘊是

韓康伯謂序卦非聖人之蘊故橫渠非之

大匠豈止大厦崇構必待於大匠屋一斧之工可知

其為大匠哉

天官條

湊合此心不可解愚案湊合句屬上此心二字疑衍

文因上文誤複或謂湊合此心是湊合此一事一事

之心以為一也然畢竟叵解不如衍文之為清楚

釋氏細銖止此節蓋謂凡有體者必有用釋氏錙銖則必亂矣

天地似有體極其大然未嘗有處國家大事則知大

小事都不得理之凡為世用者錢幣也假令付之以

一錢亦必錯亂其用是知無用之體極其大亦非真

體矣大意蓋如此矣

或疑畀之一錢竟叵解愚謂此喻自上文錙銖字出

來耳蓋謂錙銖天地之大而不能理五銖之小

古之釋氏錙銖天地又不能理一錢猶能守其家法

今之釋氏袈裟其外狙獍其中尤能殖財貨是則如

何哉

捕龍蛇  
搏虎豹 柳子厚語

詩人條

宋本此條連前為一條

拂著猶言感觸

讀書條

傳習錄曰凡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是亦只是終日與聖人印對是箇

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耳

又曰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為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

如中條

朱君謂張子之言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中庸愚謂輩字猶言類看他書亦只此意

春秋條

程子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卷四存養類

或問條

一者無欲也即誠也以此為要而思之即誠之也即敬也周子主靜程子持敬其旨同故程子釋敬為主一是也靜虛動直陰陽之體也明公其用也通溥其効也總原於一誠焉吳敬菴謂明屬金通屬水公屬木溥屬火四時之象也愚謂敬菴蓋本朱子四象之說可以備一考

陸象山與朱子論太極圖說書往復再三終不決取而讀之陸子信通書而疑極圖頗有考証朱子主張

無極與無聲無臭為同一決不敢服愚嘗怪此往復就兩先生平生考之頗不相類朱子平生所論多平實且有考据陸子生平持論高明出於獨得獨此論似乎彼此易地此則可疑矣至於陽明則濂溪兩書不措一疑要之朱子為是但陸子之學原本通書尤於此節深致思而已是不可不知也

伊川條

復彖傳復其見天地之心先儒多以靜為天地之心蓋誤認象傳至日閉關商旅不行之意耳據程子動之端乃天地之心閉關不行只欲安靜以養微陽之

動也是知天地之心在動而養之之方在靜猶潛龍  
勿用之意云  
施璜虹曰在人則善端初復當莊敬以持養之然後  
善念達於外而益以廣不然萌蘖生而牛羊牧之良  
心能無天闕乎  
動息條  
四者之養宜以德為本德已養矣則養生之道養形  
之方當不外於此而養人亦其推也已  
慎言條  
五官各有一用而口兼二用其可以不慎乎况乎禍

從口出病從口入尤可以不懼乎

### 震驚條

處震之道即在震震一索而得男謂之長男言坤求  
於乾得其初也誠乾德敬坤德震之一陽即誠而二  
陰即敬也便是處震之道也

### 人之條

外物不接止  
為無咎也  
陸文安為艮二夫亦體認此意思於此  
竊有別工夫載在言志錄

### 聖賢條

胡敬齋曰求放心不是捉得一箇心來存只惕然肅

敬心便在此又曰心纔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騖然後為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為私這裏最難所以古人戰戰兢兢

李顛條

獨有理義之養心程意蓋指讀書言當讀書時著想如侍聖賢親受誨言自不得不敬以對之便是存涵養意也程子又謂敬以直內是涵養意則自釋前所云涵養是為敬耳

呂與條

思慮謂閑思雜慮

作得主是主宰中有主謂持敬即存養之事

邢和條

二程類語邢恕上有與字為程子語遺書則與本書同愚案此錄限四先生之語文公前引可証况邢恕於程門為叛人無由獨載其語類語為是心不外馳則精力自足工夫在存養

明道條

全體此心即存養體猶存

居處條

居處恭是存養執事敬與人忠則是省察愚謂存養

省察其實一也故此錄有存養日無省察日陽明曰  
存養是無事時之省察省察是有事時之存養此言  
極捷

伊川條

其間指敬守之際

今學條

私為私疑子訛論語陳子禽謂子貢子為恭蓋作意  
為恭之意故引之

非體之禮與家語無體之禮語意不同非字與是反  
照體是形體二句言禮者非指形體之儀文是指自

然之道理注亦此意

恭而安宜如論語本義看

道獨善其身是自矜要人道如何是干譽

今志條

須且指心不安樂

只是孤小也易文言釋直方為敬義釋大為不孤本  
文据此也此條大旨言今志於義理敬以操心即直  
方也則德宜至盛大而未然者以猶有正助之病故  
無安樂之况如論語德不孤必有隣則其居敬集義  
無正助之病以至盛大必有感應而隣比焉故其心



裕然自得無窒礙逢其原安樂之况如此也  
敬而條

司馬條

遺書曰微一作綦

坐忘莊太宗師字面坐馳人間世字面

朱子曰他只是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  
忘便不忘是馳也

天隱子養生書其目有八曰神仙曰易簡曰漸門曰  
齋戒曰安處曰存想曰坐忘曰解神

伯淳條

此條以伯淳稱係叔子語

愚謂倉是藏穀處其制不可考据倉中閑居必有人  
耐住處又謂其有長廊則制亦宏敞可知也如本邦  
倉稟雖大小不同而鎖鑰太嚴決無耐住處但官倉  
則區倉地為一邸建數十長倉又置一署遣委吏及  
隸屬更直如侯家亦各有倉邸此則法頗寬委吏外  
徃徃容人住焉本文倉中閑居或如本邦倉邸內之  
居歟然竟不可考也傳習錄陸澄在鴻臚寺倉居初  
釋為暫時寓居今案或與此同

己尚以語勢考之不字恐有字訛  
越俗語猶愈自踰越轉用古書訓於與此不同  
愚嘗於此條有疑焉明道數廊柱知著意把捉之不  
是大旨可領也但疑其有何用而數廊柱乎果有實  
用而數之雖使人可也敢自數乎乃今以意數之尚  
有疑再數之不合終使人一一聲言之吾不知其為  
何故或出於無用則近於兒戲而似乎放心矣賢者  
必不然也此事畢竟不可解必當有故矣姑錄以存  
疑

人心條

翻車即風車兒玩也  
奈何怎生只是反詞奈何謂事難如何  
約數約猶期  
一箇形象不知其指何因引温公念中字以為此之  
類  
交戰韓非子子夏事  
志持其施橫虹曰以敬持志則心有主宰雖所感萬端  
因物付物亦不錯亂主敬所以能一天下之動也  
不害心疾是氣質之受病也  
明道條

王文成曰既是不耍字好所學又是甚事知此可以  
知格之學矣  
在澶條  
本傳載先生為鎮寧府判官程昉治河虐澶卒衆逃  
歸先生拊勞約少休三日役衆驩呼又曹村掃決先  
生躬至決處激諭士卒治之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  
木務本文在澶州蓋此時事  
不可有一事是鏡中留影也累於明體不能物來  
順應  
施璜虹曰心無一事之謂敬故心不可有一事敬則

澄然無事矣

伊川條

主心不定是不能敬故無主宰而妄動也視心如寇  
賊而不可制者言既不能敬則方臨事時自視其心  
欲念竊發歛已縱橫如不能制之寇賊

施璜虹曰上章說心不可有一事此章又說天下無  
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人能主敬則心如鑑之  
空如衡之平可以酬酢萬事而無累蓋心不可有一  
事者非厭惡事物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所謂萬變  
皆在人其實無一事也此程門心法之要

人多條

惟是止即敬也事是事理各有至善

於他攬訓撮持又有濫及之意

為物所役即為物所役於物畢竟義同但語有緩

急為物所役猶言為外所動語緩役於物猶言受役

於物語緊是為具耳

靜後條

明道先生秋日偶成七言律詩此注所引是其前聯

也

聖人條

朱子曰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

聰明睿智朱子曰自誠明意思

蔡虛齋曰是字此字皆指體信達順體信達順即敬

也

心要條

腔子裏謂軀殼內外面即軀殼能敬則齋整嚴肅自

無隙罅可走

人心常要活即持敬也常惺惺法是也

明道條

借易詞以言人心耳天地設位即是敬也易行乎其

中無間斷也

敬勝條

朱子曰內主敬則天理存天理存則百邪自除猶元氣復則百病自瘳

敬以條

敬以直內則工夫在內以敬直內則工夫在外所以不直也必有事焉在孟子專指集義此則主敬言而義亦自在其中矣

涵養條

涵養吾一言涵養是何物涵養吾心之一理也即養

性之謂也舊解吾一做涵養後事恐不成語

不有條

朱子曰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

猶為化物不得以此句依舊解不可通今案猶為二字蒙到撓己化物不得絕句謂我不能化物也非化於物以天下萬物撓己謂倒被萬物撓己也

伊川條

要立箇心謂立定此心即敬也言能立定此心則自能寧靜無紛亂也此上頭俗語猶言經此後

閑邪條

敬只是愚案主一謂主宰無適非謂主於一觀下文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其意可見既不之東又不  
之西如是則只是中釋主字以主宰在中也既不之  
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釋一字以專一無他適  
也注以動靜言恐繆  
注尹彥明此尹氏答祁寬之問見於淵源錄  
日云云  
閑邪條  
小學句讀整齊嚴肅如正衣冠尊瞻視之類

學者條

注林用中字擇之朱門

舜孳條  
儼若思主敬也恭默思道主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主  
敬之至也

問人條

緱氏東都縣名

小學句讀危坐猶正坐  
漢書注箕踞謂申兩脚其形如箕

思慮條

紛然無度是一事注看做兩事非是

蘇季條

當求於喜怒哀求下疑脫中字諸本無異同  
樂未發之前  
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性未動於情是未發也未發之  
未發之前則不可  
體即中也須就存養之若言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似  
中別為一物不可也  
曰當中止程意蓋并知覺而泯之如在母胎中時是  
在始得  
未發前氣象  
或曰莫是季明此問似護先儒之說再問之程子以  
止曰固是  
固是答之者蓋以動上求靜為是非謂先儒之意如  
是  
各因其心止各因其心已下似不易解程意蓋謂人  
不出來也

心之感應於物有輕重必因其所重一感一應更互  
而發又纔見此事重於彼則遷轉而發然其輕重之  
發若能物付物則真能得其所止矣是出而未嘗出  
動而未嘗動也

或曰先生止施璜虹曰此條問答皆論喜怒哀樂未  
則知此矣  
發之中蓋當至靜之時事物未成念慮未起此心湛  
然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時只恭敬涵養便是若於  
這裏求中便非矣故程子曰求中却是思也既思即  
是已發此一語辨別心之動靜界限極分明纔動便  
須用審幾省察工夫矣然而推尋體認總不離方寸

即下靜字亦不妨但靜中須有物始得靜中有物者只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患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曰纔有知覺便是動曰若有知覺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瞋睡然則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不須太著力但戒慎恐懼操存涵養而已

或曰敬止誠之之謂敬心不專一是言動不誠之所要求一由故曰不誠之本也思慮是存養時應事是省察時

求是求主一本文一字即是主一法似以主字釋求字恐麤看

人夢條

施璜虹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人能操存完固不但寤時心中有主宰即寐時夢中亦有主宰不致顛倒亂夢也寤時之閑思妄想至寐時結象於夢夢自無整頓是足以見其心之不存耳

魂是陽精魄是陰精心是魂魄之靈魂降收於魄則



成寐魂升著於魄則成寤當著之時心發思當收之時心結夢夢即思也

傳習錄睡時工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即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即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即先兆

捨此皆捨此之此指善時之動與兆朕之無害或獨指兆朕謬矣

人心須遺書此前尚有數語與此前段不相接要定今人都謂為善為惡都由於操舍存亡也

以心使心猶言以道心使人心知操存也施璜虹曰以心使心是常操常存也人心自由是不

有所主宰使他思時方思  
問出條

此條言出辭氣與慎言語之難易也出辭氣自然順理非養乎中則不能工夫尤難矣至如慎言語則只慎而不妄發却是有力之可著工夫較易也注欠分明

先生條

繹即張思叔見前

慎言語節飲食屏聲色遠貨利皆吾學之所在即養生之道亦不外於此何必故為保生乎

大率條

仁人心也把捉不定是放心故不仁

伊川條

前數條皆伊川語此條無由再表宜衍

朱子曰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

施璜虹曰寡欲則心地潔淨精神自足理亦易明而所窮之理得於己而不失故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也

明道條

四百四病見千金方謂地火水風四大不調百一病起合此為四百零四種病皆自外感起

則是句謂如是

謝顯條

盍若若若是也訓汝不是

文成與辰中諸生曰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

人又條

此條宋本發明本並與前條合為一發明注意亦牽合為說然卷首題凡七十條而久此一條則為六十九條是知別為一條者為是

生無喜怒者蓋氣乏不能發憤竟是柔懦故要得剛呂東萊曰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為善者多是不能立志故洪範以弱立於六極之後

正心條

懼是自懼嚴師謂敬畏

定然條

心多謂多端不一

動靜條

施璜虹曰學者莫議動靜其病亦在於不敬敬則此心光明當動而動當靜而靜而所修不廢不敬則此心蔽昧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矣

見他人擾擾三句蓋謂徒見他人擾擾何干己事而竟為其擾擾所化已亦擾擾至於所修亦廢也

敦篤條

此難以頓悟苟知之八字一句或以苟知之連下文

讀非是

卷五克己類

濂溪條

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電之決

朱子曰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愚案此說是也但尚疑善是亦似誤倒莫是善指懲忿二句注謬

損益二卦自泰否上下乾之變而得名故以此為乾之用也損益亦有大小而象傳二語為乾之用尤見

其大故曰損益之大也

孟子條

通書後錄載此文曰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

寡而存謂欲寡而心存也

伊川條

許白雲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又曰制於外養其中蓋仁主於存心應事兼動靜而言四勿是就動處用功主於一事中則心之全體於動處事事是當則是養於中者熟及其成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

於視聽言動之間自然皆禮而不待勿矣

視箴曰止視為之則朱子曰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

久而誠矣操心之準則此解似未透本注訓節亦未允愚謂則

只是法則即禮也視為之則謂必禮然後視之非禮

則勿之也制之於外克己也以安其內復禮也克己

復禮久而誠矣言克己復禮工夫習熟必至於仁之

極處誠者仁之極處也凡箴詞皆自警欲其至於此

之意非謂現在如此四箴皆然

聽箴曰止彝即天叙天秩人之所秉是本乎天性也

非禮勿聽知識自習聞而入是知誘也物欲因所聽而動是物

化也知誘物化則亡其正其正即天性秩然之彝也

彼先覺者知止而不為知誘有定而不受物化是其

所以卓爾也外物即邪宜閑之克己也天性即誠宜

存之復禮也是我之所當從事也

語類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

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

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

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

言箴曰止發禁躁妄克己也內斯靜專復禮也易誕

欽哉訓辭煩支即躁妄也禁之則寡言而靜專易所云吉人之

辭寡躁人之言多是也非法不道即非禮勿言也  
陳選曰訓辭訓戒之辭即非法不道也  
動箴曰止哲人知幾如顏子志士勵行如曾子誠之  
聖賢同歸哲人知幾如顏子志士勵行如曾子誠之  
於思即克己便復禮也守之於為即克己便復禮也  
禮者理也順理則裕是以禮而動也欲是理之反從  
欲惟危即非禮勿動也造次二句兼哲人志士習就  
動言聖賢同歸則仁熟之地也抑謂伊川於四箴之  
終言聖賢同歸蓋其晞聖之志可窺也  
陳新安曰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愚謂習有善惡  
之殊性有氣質之異然習於善以化氣質則習與性

合以至於成

晉之條

胡一柱曰晉其角與姤其角同義皆剛上之象  
所以真正之程子於蒙六四傳曰吝不足也謂可少  
道為可吝也  
也此吝字蓋亦同意  
易傳所以作故於

損者條

淫酷殘忍指呂秦窮兵黷武指漢武  
制其本謂叔制度於初也

夬九條

程傳既釋經文中行為中道則此傳行於外字只謂其所為非中行之行下文中正之義却是貼中行耳

方說條

方得意時宜存退步工夫即是方說而止也

節之條

節九二不出門庭凶程子如吝嗇柔懦看

明道條

義理客氣公私之別也道心人心天理人欲皆是此別愚自檢有客氣冒義理而起者又有義理帶客氣而發者此處亦有多少消長分數不可不省也吾人

要須能自覷奉主以逐客可也

或謂條

此答孟子所云氣壹則動志之意注立志氣質與本文不相干

人不條

思慮謂閑思雜慮氣歎謂之吝

傳習錄陸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如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

堯夫條

增益預防注釋為兩事非是孟子則增益其所不能此則增益其預防只是一段發揮之意

目畏條

便與猶干偽反之為

明道條

此條蓋為有職任者發也反責上下之心以自責推恕己之心以恕人則人必服無適不得其歡心今不然故職分不可任是或暗作荆公上下是君民職分是宰輔注未透

飢食條

此條蓋謂人生貧富各有天賦之分當從其分以為豐儉從來飲食足以充飢渴衣服足以禦寒暑斯可已何必故意貨殖然人徃徃有過儉者家有餘優而吝嗇自私不肯賑救人是則私己也奢靡固殄天物私吝亦廢天職此條戒貪吝者也

語類載此條問答朱子以窮口腹之欲為廢天職恐非程子本意

獵自條

餘姚致良知工夫有病瘧之喻即濂溪所云潛隱也除惡務本不如餘姚格物之訓為切實



伊川條  
自私亦是在身之理克之最是在心之理

罪己條

陽明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留滯於  
中則又因藥發病未去病而藥已去矣  
問不條  
語錄恐非別人仍是程子  
陪奉只是添貼意  
人之條  
注圈外朱子曰注宋本在前恐此本為是

謝子條

陽明曰程門上蔡去得一矜字傲生客氣傲矜之別  
名也傲凶德纔傲意氣便驕聲色便厲自處便高視  
人便下傲之反為謙謙之六爻無凶德

顯道稱謝子又稱謝伊川則無尊稱蓋記者隨意筆  
錄如是耳

見賢條

此條明道語

橫渠條

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

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  
屬厭左傳字面杜注屬足也

### 織惡條

氣質有善惡善斯成性仍是氣質之性與習與性成  
之性同其必除惡必察惡誰其使之此則本然之性  
使然耳  
惡不條  
好惡即是非之心良知之發也真能好惡之然後仁  
義盡其道而已

### 責己條

施璜虹曰學莫切於責己蓋責人者只見人之非故  
尤人惟責己者只見己之非且知天下國家之人無  
皆非之理何敢尤人故學至於不尤人乃為學之至  
也顏子之犯而不校是也

### 有潛條

舊習纏繞是志之不立也有朋友資於砥礪簡編資  
於涵養立志工夫無此外而已陽明子曰琴瑟簡編  
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便不放

### 矯輕條

薛敬軒曰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功

胡敬齋曰只一敬字可以治之敬即矯與警之道也

君子條

首句蓋言君子固宜溫恭柔順然不必畏避誹謗過為柔媚軟弱至於瞻視亦自有度也先發此語而後言柔之有益也

為人行音筦剛健也子路行行如是也

朋友之際欲陽明曰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

損又曰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愚謂宜

與此條相互發

世學條

一事事理語一事一事之畧也

卷六家道類

伊川條

論語集注引此條弟子上有為字

幹母條

易傳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

敗蠱只是敗壞不專訓為事

正倫條

此語家人卦下傳也非彖之傳

人之條

骨肉謂同體一氣注猶骨之於肉太鑿

歸妹條

或謂故事也常故宜句亦一說

世人條

世人非不擇婦然或擇姿色或擇資裝或擇權勢而不知擇婦德是所謂忽也愚謂壻出在外易見擇之當相其頭角婦入居室難見擇之當察其家風昔人亦有此言

人無條

生日悲痛程子蓋偶見唐太宗故事遂有此說耳愚

竊謂此恐難拘但視我之心所感何如耳吾感父母生我之劬勞則固當廢宴如太宗可也若又感父母生我之歡喜則置酒張樂亦或無不可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事亡如事存生日乃父母歡喜之辰也何用悲痛之為是亦一感也故不必拘

問行條

此條答問都是窮理之說也後人認性命做高遠却卑視孝弟以理言之性命之理藏在孝弟中孝弟性命只是一統事何卑何高何輕何重不特此雖在洒掃應對之瑣末亦是同一理無有精粗本末之異是

不可不知也後之談性命者別作高遠故程子特舉孝弟之切近者直以為性命言其為同一理耳然世亦有孝弟而不能盡性至命者此則氣質之美自然如此但行而不著習而不察竟未能深造而知之也故學貴窮理此條全說窮理而無窮理字讀者宜致思焉

饒雙峰曰程子以理為本事為末謂事有大小精粗而理無小大精粗

### 問第條

第五倫事未知其在當時事體如何兄子有病若看

護無人則雖十起而非私其子有病看護有人則不起亦非私於今竟不可識也但程子因此事論其理

### 非論第五倫

人問視己止兄弟之子猶人也蓋情則一體視之非視之猶子也

有間隙但稍有差等耳猶字可翫

又問天性止天叙有典五倫皆天性也然其所本則

在父子餘雖稍有差等而其為天性則一也故謂之有間則不可也自本而推之其情之輕重所爭些子乎

君子以兄弟異形恐其有間故視為手足同體之仁

也常人則不然因其異形又於己之子與兄弟之子  
尤生異同皆小看之私也此條學者宜深體察之君  
子推萬物一體之仁工夫下手處正在於此

問孀條

出婦於前夫義絕嫁固可矣娶亦無不可孀婦則義  
不絕嫁娶兩失節也世儒一槩謂婦人不可再嫁則  
無出婦孀婦之辨甚誤矣然世往往有孀婦真怕寒  
餓再嫁者在賤人不必深責但在士君子則斷斷不  
可而已

病卧條

病卧於床泛指家人而意重在親知醫猶知人言知  
醫人之巧拙能否或釋為知醫事謬矣

此條為伯子語

買乳條

二子乳即二乳母也不為害一乳雖死一乳猶存也  
若已下一轉若不然惜小費止一乳至於殺人之子  
是則致誤也為害非細矣

先公條

此條為伊川文集先公太中家傳節畧公為太中大  
夫故稱太中

父為官而舉其子謂之任子即受父蔭也

從女乃劉氏之女諸父母之子年長於我者

取甥女以語類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

再嫁相反何也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

侯夫人已下為上谷郡君家傳節畧

從夫之叔

男子本集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顯次頤次韓奴

次蠻奴二人皆天

絮小學注謂羹無味就器調和之

雖直右是尊尚而佑之之意

### 斯千條

廝相同小學作相

人不条

孤子看為字做行字

### 婢僕條

施璜虹曰此言御婢僕之法婢僕就役于人者當其

始至本懷勉勉敬心似可久服役者然必常提掇方

能更加勤謹提掇者常常警策教誨之寬嚴得中恩

威相濟庶幾不棄其本心若怠慢縱弛則喪其本懷

矣故張子以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

退為比全在用婢僕者知所提掇耳

近思錄欄外書中帙

175  
126  
3



